

文 學 叢 刊

掘 金 記

畢 奧 午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掘 金 記

畢 奧 午

題記

首先，我要說出寫作這小集子的時期。不過我並不是想藉時間的早晚來替這小集子掩蓋什麼。

這裏面的文字，一大部分是在我上中學的時候寫的。春城，村莊，田園……這些都是當時國文先生在課堂上出下的題目。

幾位國文先生是應當特別感謝的。一位是于澄宇先生，一位是王西徵先生，一位是高潛先生，他們都曾鼓勵過我。

對於什麼是詩或怎樣寫詩等類的文字，在那時自然有些看不懂；但我也總沒有留心過。幼時對於幾種玩具，如木馬，布老虎……是那樣渴望地想知道它們肚子裏裝的是什麼；對文學理論則從未發生半點興趣。

因此，這小集子算作詩集，真有些勉強了。

四篇散文，寫的時期略微靠後，是兩年前吧。我從中學畢業了，趁暑假回到我那位置於一個大礦山附近的故鄉去一趟。在那里我看見不知有多少的人是遭遇着像冰島漁夫裏面所描述的人物的同樣命運——

潘堡爾壯丁們的生命是都被大海吞噬了。

河泊山下的居民的幸福也多半在那懷抱着煤塊的岩石上撞碎。

於是我便描了這樣幾幅小畫。但它們並沒有把河泊山下居民的哀愁的萬分之一申訴出來。

一九三六，二月，廿五日。

目 錄

第一輯

春城·····	三
村莊·····	六
田園·····	一二
牧羊人·····	一四
村姑·····	一七
書簡·····	一九
感謝·····	二〇

山中……………二四

秋……………二六

掘金記……………二八

第二輯

入市……………三九

下班後……………四五

潰敗……………五四

幸運……………六一

第

一

輯

原
书
空
白

春城

也是春天。

永不帶手套的鄉下人

揮着解凍的鞭子，

趕着馬車，

冒着杏花雨，

隆隆地進城來了。

過高高的城垣，

到雜遝的街頭，

見那花崗石，水泥

各樣的建築物之間

都是擁擠着尋求職業的

帶着菜色的

黑眉男子。

沒有一棵苜蓿花！

沒有一棵金鳳花！

一個鞋匠，

以麻縷維繫其生命，
摸索於人類之足底，

向炎夏走去‘

村莊

……貧窮的村莊，

沒有名稱的村莊，

垂頭喪氣的村莊，

悲哀的村莊，

沒有倚靠的村莊，

容消色衰的村莊。

—— C. D. Balmont ——

但是我曾愛此村莊，

它那金黃色的麥浪，

像浴着晚霞，

堆集着波濤的海洋。

如巨廈爲憤怒的火焰焚燒，

金紅色的

高粱穗子長滿山坳。

但是我不能拋棄這村莊，

『總之，只剩這一條辦法……』

我早經想過了的……』●

● 這句話是檢自毀滅中葉非生的。

雖則隨着那春雷的呻吟，

我曾把絢爛的夢境鋪張

讓大麥開着花，

讓蕎麥開着花，

讓玉米開着花，

讓豌豆開着花，

讓那從海洋上

飛來的雲彩，攀住

那塔尖似的白楊樹

俯瞰這披花的樂土。

但是我不能不拋棄這村莊，

每天我曾伴着那鉛似的朝霧從家中走出，
流盡了一天的汗，
踏着那無聲的
銀似的月色，
帶着一身疲倦回來。

在途中，我曾看見那美好的
夏日黃昏，

燦爛之夕照

把村莊上的烟囱都鑲上黃金。
但是那正傾吐着的

縷縷的炊烟，却夾雜

我們勞作的辛酸。

我們會把自己的穀子

一大排，一大排的割倒，

我們會換得一個錢票小而又小。

我們脊背上

那乾枯的汗漿，

已閃耀着來日的飢荒。

聽呀，『如雅各同巨魔抗戰』○

那秋風又在森林中叫號；

但是我們拿什麼來過冬呢？

多節的手裏只一柄缺齒的鐮刀。

所以，我必須拋棄這村莊，

『總之，只剩這一條辦法……』

我早經想過了的……』

● 這個形容語，彷彿郎斐落在他最著名的長詩“Evangeline”中用過。